

热历史

鹤雀楼怀古

史莉

天下之中蒲坂者，尧、舜之所都也。这里，有一座被诗意浸染的楼，唯美而又经典。初名云栖楼，因鹤雀云集，故又称鹤雀楼。

前瞻巍巍中条，下瞰滔滔大河。鹤雀楼似一位绝代风华的仙子，翔舞于天地六合之间，聚日月之精华，凝山川之灵气，浸透人间秀美，滋润月华春秋。

盛唐，王之涣登临之后，鹤雀楼被吟诵成一首千古绝唱，刻印在黄河岸畔，被芸芸众生咏叹至今。

想要读懂这首诗。想要读懂这座楼。这座楼镌刻着宇文护的名字。宇文护，早年跟随西魏权臣、叔父宇文泰南征北战，又从叔父手中接掌国政。公元557年，宇文护迫使西魏恭帝拓跋廓禅位宇文觉，建立北周，执掌朝政15年之久。

远古的风吹来，大地深处的语言仿佛岁月的旁白，解读着内心的追溯。

蒲州是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的必经之地。宇文护镇守蒲州，加固城池，修建了鹤雀楼。

在登楼瞭望望情的同时，宇文护还要眺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北齐。那里是他的敌国，敌营里羁绊着他的母亲。慈母手中那根悠悠长线，一次次颤抖着穿过思念的针孔，补缀着那么多的牵牵绊绊。他的胸中，奔涌着家国大业和思母情结。每一次登楼，都是一次伤痛的煎熬，剪不断，理还乱。

北齐送回了他的母亲。他陪母亲登楼，向母亲倾诉彼时的思念，侍亲一侧，少了一份日夜牵肠；子孝慈亲，多了一份人间温情。

北周孝闵帝宇文觉、明帝宇文毓，不可谓不英武；内忧外患之时，大家宰宇文护让西魏、北周平稳过渡，功勋卓著。

奈何那时光的苍老，那一天，风雨老矣，苍老矣，时光蹉跎，那失去而又无法追悔的生命已成历史长河中一朵浪花。

那一天，空气里带着凛冽。一篇《酒诰》，一个玉笏，让宇文护“有人臣无君之心，为人主不堪之事，终于妻子为戮，身首横分”。金戈铁马，鼓角争鸣，烽火硝烟，都化为一声深深的叹息，戛然而止。

彼时，谁又能制止得住那锤打暮鼓、托起旭日的手。当静静的心流放在血脉中，你会顿觉生命的存在和永恒。当时光郁郁流逝，也无须懊悔和安慰。

那一个玉笏，承载了君和臣、兄与弟之间的爱恨情仇。当举起玉笏那一刻，韬光养晦的武帝宇文邕是决绝的。之后的第三年，他又下诏恢复了兄长原来的封爵。在心海的起伏与跌宕之间，历史的聲音已然远去。

一朝步入画卷，一日梦回千年。清脆婉转的鸟鸣掠过，尘埃里有律动的音乐。走入由书界泰斗启功先生题词的鹤雀园。走过鹤影湖，走过那阔大的盛唐广场，走向巍然屹立的鹤雀楼。看金色的阳光为巍峨的建筑镶上韵律有致的颂词，怀着朝圣的虔诚，抬阶登楼，放轻脚步，生怕惊扰了那千载的忧伤及汹涌的波澜。

在这里，小桥、流水、亭榭、楼台、游船、石径、鸟鸣、花木……都充满灵性，为时空注入脉脉温情。



▲鹤雀楼（资料图）

一场唯美的视觉盛宴，艺术中经典的艺术。在一幅水墨图景中步入诗境，走向内心的感怀。

宇文护的身后，留下了这座诗意的楼。

这座楼，是华夏文明的丰碑，是一个令世人沉醉的地方。众多的文人墨客前赴后继登楼赋诗，满怀对故人的感念和对神州大地的赞美。

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这首气势磅礴、意境深远的诗承载盛唐风骨和大河文明，让鹤雀楼名满天下。一代名楼矗立在蒲州大地，千年传颂不止，细数盛唐的灿烂文治和煌煌武功。

王之涣自幼聪颖好学，未及壮，便已穷经典之奥，仕途遭人诽谤，怀才不遇，不管是“王诗朱领”的荒谬，还是“旗亭画壁”的比试，《登鹤雀楼》已然千古流芳，与日月同辉。大略英才终难掩，名字与诗篇一起不朽。

文以楼成，楼借文传。鹤雀楼外观三层四檐，重檐翘角，隔扇木墙，四出歇山式抱厦。沈鹏先生题写的“文萃李唐”蓝底金边匾，悬挂在这座国内唯一采用唐代彩画艺术恢复的仿唐建筑楼门入口。一副对联：“凌空白日三千丈，拔地黄河第一楼”气贯长虹。微风徐来，飞檐斗拱上的风铃叮当作响。

楼内大厅纵深面积阔大精深，四周回廊，廊柱浑圆壮硕；月梁拱顶，彩画精美，“筑楼戍边”“旗亭比试”中唐代飞天人物形象襟带飘逸，栩栩如生。

大唐蒲州，是与西都长安、东都洛阳并称的中都，是全国重要的军事重地和文化中心。唐玄宗东巡蒲坂，《中都蒲坂繁盛图》由1500余个精心烧制的陶塑人物和800余间楼堂馆舍组成，蒲州城郭依山傍河，气势恢宏；殿堂楼阁，鳞次栉比；街阔小巷，车水马龙；西门蒲津渡浮桥横渡，东郊普救寺梵宫巍然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几点帆影顺流而下，大军正在渡过著名的蒲津渡口浮桥。桥是用铁、锡达180余万斤，占当时全国铁、锡产量的五分之四，蜚声中外的开元铁牛、铁人、铁山、铁墩、铁柱镇锁。

鹤雀楼历经唐宋，金元光元年，蒙古大军攻打蒲州古城，在拉锯战中，金军守侯侯小叔下令焚毁鹤雀楼及附近的蒲州大浮桥。大火烧了整夜，照得蒲州城夜如白昼。

元代，文人墨客再到鹤雀楼，只见基址，不见高楼。到了明初，遗址还清晰可见。明隆庆年间，黄河决口，河水倒灌进蒲州城，鹤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

之下。

楼毁景失，文人雅士以蒲州西城楼当作“鹤雀楼”，登临作赋者不绝：“河山偏只爱人游，长挽羲轮泛夕流。千里穷目诗句好，至今日影到西楼。”抗战时期，就连西城楼也被日军炸毁，鹤雀楼成为存在于古诗词中的一个意象。

今逢盛世，鹤雀楼巍峨雄姿又重现于黄河之畔。

1997年，当地决定在蒲州老城西门外的黄河边重建鹤雀楼。2002年，消失700多年的一代名楼，重新以挺拔昂扬的姿态矗立在黄河边。仿唐“烟琢墨碾玉装彩画”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蒲州古城遗址犹在，厚重的城墙，沧桑的城楼，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，诉说着当年蒲州城的繁盛。“盛世自何来听古渡细说唐牛追述，强邦由此始驾黄河入海鹤雀凌霄。”古城西门外建有蒲津渡遗址，四个体型壮硕的铁牛和身着不同民族服饰的强健铁人，曾经牢牢拴系着横跨黄河的蒲津渡浮桥。

在鹤雀楼内一层层攀爬。“女娲补天”“黄帝战蚩尤”“嫫祖蚕蚕”“舜耕历山”“司马光砸缸”“莺莺听琴”，在历史典故中漫步，一幅幅生动的画面，一派历史时空重叠的浩瀚气象。还有忙碌的先人正在一丝不苟地制盐，有的在酿造桑落酒，“色比琼浆犹嫩，香同甘露仍春。”好似有清香氤氲缥缈。

鹤雀楼剧场。宏大的交响乐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尾。在苍茫辽阔的大地上，季节的钟磬齐鸣，音荡古今。

跨越门槛，走到室外。顶层。王之涣铜像一手持浩浩书卷，一手握如椽大笔，神采飞扬、气宇轩昂，与远山与大河与美景来一次更辽阔更悠然的直抒胸臆。一副“唐宋重文章自司马光前范水模山惟子厚，河楼留胜迹问王之涣后登高临远更何人”的对联，意韵悠长。

凭栏远眺，中条山如苍龙横卧；俯视图下，阡陌纵横，尽收眼底。“清商绕画梁，一声一字，万种悠扬，高山流水相倾赏。”万里黄河奔腾到这里，从鹤雀楼畔缓缓淌过，好似与知音心有灵犀，要做一次无声交流，一改激流勇进，变得平淡无奇，舒缓得像一首古老曼妙的歌谣。

山无言，水无语，一望无际的美，弥漫的是千年之前的遗韵。阅读大河就是阅读一部史诗，一部承载厚重的历史典籍。静静流淌的黄河，亦像一位内心辽阔的诗人，用灵性的笔，鲜活的语言，在永恒的天空下，为这座千古名楼抒写着万丈豪情。（《山西日报》）

文史小考

父母合称

□谭汝为

亲属称谓是对家庭成员及有关亲戚的称谓。父母是人生最重要的亲属。有些场合合住往要父母并称，除父母、双亲、二老、爹娘等古今通用称谓之外，还有亲、亲闱、严慈、大人、高堂等合称。

“亲”，指父母。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：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者。”段玉裁于《说文》中注：“父母者，情之最至者也，故谓之亲。”“亲闱”，本指内室，引申为双亲之称，例如曾巩《洪州谢到任表》：“抚临便郡，获奉于亲闱。”“严慈”或“严君”（有时单指父亲），亦是对父母的合称。《易经》载：“家人有严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”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载：“吾将速归，用慰严慈。”“大人”，本指尊贵者，引申为对父母的尊称。“高堂”原指住宅的厅堂，后为对父母的敬称。如韦应物《送黎六郎赴阳翟少府》诗：“只应传善政，日夕慰高堂。”旧时婚礼拜堂仪式“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”的“高堂”即指双亲。

在古代诗文中，“怙恃”“椿萱”等词语也是父母的代称。“怙恃”本义是依赖、凭借。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》：“无父何怙？无母何恃？”意思是孩子没了爹妈就失去了依靠。后人把“怙恃”作为父母代称，例如《聊斋志异·陈云栖》：“怙恃俱失，暂寄于此。”如分开说，“怙”是父亲的代称，“恃”是母亲的代称。因此，丧父称为“失怙”，丧母称为“失恃”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以八千岁为秋。”后人把“椿”作为长寿者或父亲的代称。《论语·季氏》载孔子的儿子孔鲤“趋而过庭”，接受孔子教诲，所谓“鲤庭”“趋庭”，即孔鲤快步走过庭前，作为承受父亲训的代称。后人将长寿“椿树”和父教“庭训”合二为一，如“椿庭殒丧”，指父亲去世。古人用“椿”称父，用“萱”称母，二者并列合称父母。如牟融《送徐浩》诗：“知君此去情偏切，堂上椿萱雪满头。”这里的“椿萱雪满头”系形容父母年迈，白发如雪。

“考”的本义是年老，后指父辈祖先；“妣”指女性祖先。在先秦时期，“考妣”是父母的别称；秦汉以后，“考妣”一般用于称呼死去的父母。对亡父和亡母的美称分别是“显考”和“显妣”，这里的“显”是光明的意思。郊外墓碑，“显考”“显妣”类的字迹仍清晰可见。（《今晚报》）

史海钩沉

元代国子监规模宏大

□刘永加

恰逢开学季，来看看元时国家的最高学府。曾任元代国子监丞吴澄在《贾侯修庙学颂》中记载：

乃营国学于庙之西，中之堂为监，前以公聚，后以燕处。旁有东西夹，夹之东西各一堂，以居博士；东堂之东，西堂之西，有室；东室之东，西室之西，有庠；庠之前，有六馆，东西向，以居弟子员。一馆七室，助教居中以莅之。馆南而东而西为两塾，以属于门屋，四通百间，逾年而成。不独圣师之宫巍然为天下之极，而首善之学亦伟然耸天下之望。远迹来观，靡不惊骇叹美其高壮宏敞。

从这段记载看，国子监建筑规模宏大，整个大院由四面建筑组合而成。南边为大门，大门两旁有塾百余间，是学生的住宿之所。进得大门是一大块平地。平地两边为六馆，东西各三馆，每馆七室，这是教学之地。平地北面由五个建筑物组成：正中为国子监官署之所，两旁各有一个博士厅，博士厅旁又各有一庠。（《北京日报》）